

初夏的山东东营，微风和煦，天蓝花红。来到东营，我还没下车，就看到车窗外的油井集群和安装在井口的抽油机，耳畔顿时仿佛响起雄壮豪迈的石油工人之歌：“茫茫草原立井架，云雾深处把井打，地下原油见青天，祖国盛开石油花。”因我当过同是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，对石油工人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。可我在东营胜利油田的抽油机旁并没有看见石油工人，只见抽油机有条不紊地抽油。远远看去，每一台抽油机都像是一位大骨架的饱经风霜的汉子。每一口油井都超过千米，抽油机的拉杆每抽出一升油都不容易。

在东营，我看到向往已久的黄河入海口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。黄河发源于青海省的青藏高原，蜿蜒东流，流过四川、甘肃、宁夏，昂然北上，把生命之水送到内蒙古草原。在河套平原，黄河以慈母般的宽广胸怀画了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，才掉头南下，东流，穿过陕西、山西，流过河南、山东，奔向大海。给我的感觉，黄河之所以走那么多路，拐那么多弯，是因为她对中华大地的眷恋，对中华儿女的不舍。入海处，黄河的河面变得开阔起来，河水翻着细细的波浪，也变得平缓起来。

站在黄河岸边，任万里长风吹拂我的头发，我真想到河水里畅游一番。哪怕不能横渡黄河，只在河边游一游也好！水里虽有土，有泥，有沙，但并不影响黄河水的洁净。可是，每当我来到黄河岸边产生下河的想法时，都被同行的人劝阻。他们告诉我，黄河下面暗流涌动，漩涡很多，下去游泳是危险的。我到黄河里游泳的愿望，一直未能实现，这次到东营也只能望河兴叹。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”黄河一如既往地东流，一流入大海，先是变成庄稼一样翠绿的颜色，接着变成像天空一样深蓝的颜色。

这次到东营，我最想看的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和其中湿地里野生野长的大面积的芦苇。一个人最想看的不是他没看过的东西，往往是留在记忆里所熟悉的东西。看景的过程，既是唤起记忆的过程，也是重温旧梦的过程。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，我们老家的芦苇是很多的。我们村子的周围，有一圈包围着村庄的护村坑，那是当年为防止土匪侵犯而挖。坑里有水，有鱼，同时生有芦苇。可以说凡是有坑有水的地方，必长有芦苇。芦苇不仅生长在水里，还沿着坑坡，延伸到岸上。初春，我在紫红的芦芽间钓鱼；夏天，村民们用苇叶包粽子；秋天，当芦花甩穗时，人们采下芦穗勒成草鞋；冬天，人们把芦苇劈成篾子，编制帽壳和席子。我曾以《苇子园》为名，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。在一部长篇小说里，我把我们村庄写成苇子庄。由此可见，我对芦苇的印象有多么深刻。

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对东营湿地的介绍，得知湿地是黄河入海时所形成的冲积平原。黄河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顺流而下，早年间每年都可以在海边形成超万亩的新土地。近年来，黄河水下流量减少，泥沙减少，所形成的新的陆地面积也没有以前多，每年大约仍有一两千亩左右。这些新增的平原陆地含水量丰富，大部分都成了湿地。湿地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，与森林、海洋并称为“全球三大生态系统类型”。黄河入海口无疑是世界上生长、涵养湿地最多的江河入海口之一。黄河三角洲上最迷人的景观，莫过于陆海交接处的大面积新生湿地。这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、最广阔、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，也是受《拉姆萨尔公约》所保护的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湿地，是我国湿地、水域生态系统十六处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保护地之一，“中国六大最美沼泽湿地”之一。

湿地里不种庄稼，也不栽乔木，主要是生长芦苇。可以说，湿地是芦苇的天地，遍地生长的芦苇在湿地里具有压倒性的优势。芦苇不需要任何人栽种，只要有湿地，芦苇就会从地里冒出来。芦苇传播的方式是飞播。到了秋天，当灰白色的芦花盛开时，风一吹就会漫天飘舞。而芦苇的种子，就会乘着絮状的芦花在空中飘来飘去。飘到一定时候，它们就会降落在湿地上，开始生根发芽。

我又看见芦苇了，我又看见久违的芦苇了！在这片保护区看到大片大片的芦苇时，我不由地有些兴奋，同时也有些疑问：咦，眼下刚刚入夏，还不到秋天，芦苇怎么就开花了呢？同行的朋友马上告诉我，那还是去年秋天开的芦花没有落尽，新生的芦苇在下面呢！

我走近芦苇丛从边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当年新生的芦苇刚长至去年芦苇的半腰，下半部是绿的，上半部是黄的。绿，绿得结结实实；黄，也黄得密密匝匝。朝整个芦苇荡看过去，绿和黄仿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在这个整体中，绿在慢慢地绿上来，黄在慢慢地退下去，黄逐渐被新生的绿所取代，完成一个由黄转绿的自然循环。

有一条通往芦苇荡的栈道，是由一块块木板铺成的。我一个人沿着栈道，向芦苇荡深处走了一段。我欣喜地看到，在栈道的木板缝隙里，有一棵棵芦苇钻出来。芦苇纤细，但它们是那么的坚韧。有阵风吹来，芦苇的叶子在频频招手，像是认出了我是谁。我们老家的芦苇没有了，它们是不是转移到这里来了呢？

湿地的植物生态是多样的，除了芦苇，还有翅碱蓬等多种耐盐碱的灌木，以及蒲草、灰灰菜等多种花草类植物，近四百种。有水就有鱼，有植物就吸引鸟类。我们在水边走着，随时都会看到鱼儿在水里翻花，我们还欣赏到在湿地里栖息的鸟儿。经有关部门观察和测算，每年经过黄河口湿地的鸟类达六百万只，那里是东北亚内陆和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。在自然保护区，我近距离地看到丹顶鹤、天鹅、东方白鹳等大型鸟类，还看到翘鼻麻鸭、鸳鸯、蓑羽鹤等体型较小的鸟类，看得我兴致勃勃，迟迟不愿离去。有一种灰鹳，它的俗名叫老等。巧了，我在我们老家也见过这种鸟，它的名字叫哇子，也叫老等。之所以叫老等，是因为它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心，能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。它站在水边等什么呢？等鱼。等鱼游过来，它迅速出击，一嘴就把鱼叼住。看见老等，我生出一种亲切感，就喊它：老等，老等！可老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得承认，在耐心方面，我得向老等等学习。

大家V微语

欣赏心灵的成长

□毕淑敏

●过去影响了现在，现在必将影响将来。只要你一息尚存，一切都还不算晚；只要你想改变，变化就会发生，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变化的范围就比较狭小了，但狭小并不等于消失，永远不会有不能突破的界限。你可以奔突而去，决定权在你自己手中。

●很喜欢一句话——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。我们一生都需要成长，直到死亡。骨骼的成长，在二十几岁就已经完成了，从那以后，我们不再长高。但是，骨骼细胞还是在不断地更新当中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

●你如不信，想想骨折之后，新鲜的断裂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愈合，你就会明白，即使是看起来呆若木鸡的骨头，也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，至于头发指甲这类外显的小零件，你更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如何不知疲倦地增长着。

●心灵呢？也一样啊，甚至成长得更快。你可以从一件事的反思上，更改几十年以来的一个错误观念。你可以在片刻的感悟中，习得一个伟大的真理。你可以从某人的一言一行中，体察到他被你忽略的丰富。你也可以一下子就识破了迷幻自己半生的谎言，从此洞若观火……

●只要你学会了欣赏心灵的成长，就会看到它电光石火般的进化，这是人生最神奇的体验之一。

文史杂谈

从一道作文题说起

□黄曦

今年浙江高考语文卷作文题的题干，讲了两种关于创作的观点：“有一种观点认为：作家写作时心里要装着读者，多倾听读者的呼声。另一种看法是：作家写作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不为读者所左右。”文字虽然简单，却涉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这一重要话题。那么，作家写作时，到底应不应该听读者的？

诚然，写作时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是创作的基本前提。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毫无主见，又怎能指望他产出佳作呢？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必然要求作家不为读者所左右。这里的“不为读者所左右”，是说不为读者的口味所左右，不为流行的套路所左右，不为庸俗的价值观所左右。如果读者流行读言情题材，作家就去写言情题材；读者爱读穿越题材，作家就去写穿越题材，只是为迎合读者、追逐阅读热点甚至是市场热点去写作，那么一个作家就可能在创作中失去自我，丢掉初衷，也很难诞生留得下的作品。

但是，不为读者所左右，并非不考虑读者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心里装着读者，倾听读者的呼声，应是永远的追求。

现实中，有的作家为了彰显自己的博学，把文章写得诘屈聱牙，无形中给读者设置了阅读障碍，这便是不考虑读者的感受，心里没装着读者的一个表现。即使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，写出来的作品不能明白如话，作家也要随时注意

文字的平实晓畅，尽可能让读者能读懂，也爱读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就曾将文学和绘画作比，说“文学也是一种给人以愉悦的形式。如果我们看的书很费解，那么，书的作者就是失败的”。

其实，作家不是全能的，即便下了再多功夫，笔下难免仍有错讹疏漏之处，而读者就是最好的“啄木鸟”，他们的“利喙”能让作品成长得更健康更茁壮。读者有不同的背景，他们是街头小贩，对市场对人情对匆匆过往的人群的体察与了解，恐怕连细腻的小说家也无法准确捕捉；他们是历史爱好者，有甄别历史细节的火眼金睛，可能连历史学家都要为其点赞；他们是普通的市民，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感受与理解，也许令本地写作者都为之汗颜……如果一个作家心里装着这样一些读者，下笔就会有所敬畏，写作就会更加严谨，尽可能地减少各种常识性、专业性的错误，减少主观臆想、不合逻辑的阐释与演绎。

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心里装着读者并不矛盾。作家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便是要坚持初衷，让前行的“压舱石”更稳、更实。心中装着读者，则利于调准“航向”，看自己是否存在因知识不足、经历不够而出现的情况，以及忽略读者感受等造成的问题。既坚守创作的初衷，又心中装着读者，作者才有可能经由作品与读者达至高山流水之境。

壶韵茶神最相宜

□诸雄潮

茶为树叶之精，壶乃陶土之神。茶入壶中，天地为之精神，自然因之烟岚。

山有高低，经纬海拔不同；树分乔灌，叶有大小之别。茶叶色分六种，白黄绿青红黑。新杯旧壶，各得其宜，交相辉映，风味别样。而以其性情论，又各各不同：白茶新嫩，黄茶闷骚，绿茶清秀，青茶跳脱，红茶含蓄，黑茶高古。多彩世界，各取所需。不同人生，趣向各异。

茶不同，壶自然也要有所不同。壶各异，制壶之泥也需与之相配，所谓各花入各眼。

白茶新嫩，清洁无瑕。喝白茶，壶宜用段泥中的白段泥，其所制之壶色浅淡黄近白，最是相配。壶茶相近，内外一色。而壶型适宜“乳丁”，清纯可人，富有相象空间。“龙且”亭亭玉立，亦颇有青春气息，足以遐想。而茶，福鼎白茶当然很好，安吉白茶、溧阳白茶更得我心，鲜纯至善。

黄茶以绿茶稍捂而成黄色，色彩小有躁动。喝黄茶，壶泥以段泥为妙，壶色泽新黄，与茶浑为一体。壶型以“西施”为妙。浣纱女子，美色绝世，稍一点拨，世界就为之改变。握在掌中，天地在手。“如意”也别有深意。黄茶中“霍山黄芽”以为上佳，“缙云黄茶”当称后起之秀，赞美之词如约而至。

绿茶清秀，也最大众。上接天堂，下接地气，大开大合，最为民众喜欢。制壶之泥用绿泥，壶型不论，大都相宜。“紫砂”能为大家接受。而“竹段”最是与自然色泽与文人气节相吻合。绿茶种类繁多，而“杭州龙井”“洞庭碧螺

春”在绿茶中可称最好，既有身份，也有来历。江南名士，最是珍爱。

青茶，绿叶红镶边，三分发酵，七分保留。一身而兼两色，自有一种跳脱的感觉，青涩未尽，老到初显，富有生命活力。制壶以紫泥为主，壶成青红，整体大气，小有不平。型以“蕴玉”为宜，一分沉稳，一分俏皮。或是“六方金钟”，似圆又方，寓意多多。而茶则以“安溪铁观音”“武夷大红袍”最负盛名，饮后周身有通透之感。

红茶，虽是全部发酵，状若隐然，其意却不是十分安分，如将要进入老年行列的中年人，其心还残有一丝不甘。壶泥以朱泥为好，红茶红壶，浑然一体。壶型“石瓢”不错，颇有年岁的沉淀。“供春”亦可，呈有新旧之间的挣扎。单看这两个名字，便有一点矛盾，既欲做石头之老状，又含思春之青涩。

黑茶老古，是沉睡已久、富有生命力的茶叶，且有六十年老茶还可称宝之说。壶以乌泥为佳，纯黑纯自然，人老来也该这般。型以“束柴三友”为好。松竹梅可喻高寿，亦可美老者。“僧帽”也极是相合，还有什么比老僧入定比喻老来心静更妙呢。思茅普洱、安化黑茶，在黑茶中是最有名。便是昏夜，饮之不妨，照样安睡。

出生江南，必为茶所浸泡，而又云游四方，所见自是可观。人在草木间，性喜茶，又邻阳羨居，自爱壶。壶是方寸天地，茶是日常所需，两者一结合，必有袖里乾坤，壶间日月。

湿地的诗意

□刘庆邦

